

錢倉水 校注

《蟹譜》

《蟹略》

校注

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《蟹譜》
《蟹略》
交注

【宋】傅肱

【宋】高似孫

駁倉水 校注

中國農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蟹谱》《蟹略》校注/钱仓水校注. —北京:
中国农业出版社, 2013. 9
ISBN 978-7-109-17938-7

I. ①蟹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蟹类—饮食—文化
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4196 号

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)

(邮政编码 100125)

责任编辑 穆祥桐 孙鸣凤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 9.625

字数: 240 千字 印数: 1~2 000 册

定价: 38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前 言

我國歷史上有三部半蟹的譜錄^①，其中兩部出自宋代，一部是北宋傅肱《蟹譜》，一部是南宋高似孫《蟹略》，各有所長，互相輝映，給人以專門知識的教益和文化素養的補給，並導引了清代那部孫之騷《蟹錄》^②、那半部褚人穫《續蟹譜》^③的產生，其影響是深遠的。

傅肱《蟹譜》

傅肱，字子翼，自署怪山，宋·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曰“怪山者，越之飛來山也”，飛來山在今浙江紹興市區西北隅，一名龜山，又名怪山，據此，《四庫全書·蟹譜·提要》說“則會稽人也。”他是北宋人，書前有“神宋嘉祐四年冬序”，“嘉祐”爲宋仁宗（趙禎）年號，“嘉祐四年”即1059年，那麼這部《蟹譜》爲近1000年之前的著作。除此之外，僅見其在熙寧六年（1073年）曾作《水利



議》^①，其他關於傅肱的生平事跡一無所見，僅可從《蟹譜》中約略推知，他大概長期居住和活動在吳越間，到過江淮和濟鄆一帶，對這些地方的蟹況和民俗等知之甚詳，是一個讀書比較廣博、考察比較深入并且有所心得的人。

傅肱為什麼要著《蟹譜》呢？其書前自序說：

蟹之爲物，雖非登俎之貴，然見於經，引於傳，著於子史，誌於隱逸，歌詠於詩人，雜出於小說，皆有意謂焉。故因益以今之所見聞，次而譜之……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。

一方面，他看到螃蟹已經融入到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，有許多“舊文”，自己也積累了許多“見聞”；另一方面，他又看到各種譜錄相繼涌現，《禽經》《鶴經》《牛經》《馬經》《龜經》《魚經》《貝經》《茶經》《竹譜》《食譜》……逐漸遍及社會生活當中的各個事物；於是要爲蟹張揚，爲譜補缺，決定著作《蟹譜》。此外，江浙之地，蟹多且好，產業興旺，衆所推重，他又特嗜此物，通曉食蟹之道（譜中提到食蟹宜去蟹腹風蟲，說明他對食蟹的門道已經把握到

了精微的地步)，就是在這種環境氛圍和個人癖好的推動下，傅肱遍閱典籍，考察現況，完成《蟹譜》。

《蟹譜》共6 000字左右，分總論、上篇、下篇及紀賦詠4個部分。

總論約700多字，先講了蟹的名稱、形貌和性躁的表現，接着講了蟹的種類及其區分，蟹的繁育及其生長過程，蟹的肥美及其受人推崇等，最後講了螃蟹不只“滋味飲食，適人口腹”，而且具有美德。講得言簡意賅而又生動形象，是一篇可圈可點的散文，更是一篇繼唐·陸龜蒙《蟹志》之後記錄蟹況的重要文獻。

上篇約2 300字，摭拾舊文42條。現今看來，遠不充分，然而錄自經史子集，視野甚為廣闊，何況是蟹文化的第一次歷史鉤稽，筆路藍縷，當屬難得。其中蟹又稱“郭索”“無腸公子”，中國最早記錄的蟹災——春秋吳國的“稻蟹不遺種”，中國最早倡導酒蟹匹配者——東晉畢卓的“右手持酒盃，左手持蟹螯”等，一從典籍挖出，更加引人矚目，成了後人常提及的話題。其中“輸芒”條：

孟詵《食療本草》云：“蟹至八月，即啗芒兩莖，長寸許，東嚮至海，輸送蟹王

之所。”陶隱居亦云：“今開蟹腹中，猶有海水，乃是其證。”予謂，陸魯望云：“執穗以朝其魁”者也。

雖說帶有神秘色彩，却真實地揭示了中華絨螯蟹的洄游習性，把最早涉此信息的材料歸集到“輸芒”條，又可視為對大閘蟹洄游的歷史脈絡作出了初步梳理，對後人的蟹史乃至漁業史的研究大有裨益。此外，《四庫全書·蟹譜·提要》說，“所引《唐韻》十七條，尤足備考證”，《唐韻》為唐·孫愐根據隋·陸法言《切韻》而訂正的韻書，到了宋代，經陳彭年等校訂增刪後又更名《廣韻》，於是《切韻》和《唐韻》就此失傳，今所存僅唐寫本殘卷44頁而已，因此傅肱所引“唐韻”條，成了中國古代韻書的“活化石”。此類存留古籍者還有數條。

下篇約2 000餘字，為傅肱自記見聞，廣集北宋蟹事23條，涉及蟹類、產地、捕捉、食法、風俗民情、掌故奇聞等，林林總總，在當時是鮮活的記錄，在現今是珍貴的史料，成為《蟹譜》中最有價值的部分。比如蟹類方面，其“怪狀”條涉及了一種前人未曾提到過的“鬼面蟹”（後稱“關公蟹”）；比如捕捉方面，其“採捕”條講了因蟹輸芒而用簞捕法、

因蟹穴居而用探穴法、因蟹趨光而用火照法，概括了依據蟹性而採捕的三種主要方法，自然地彰顯了漁民的聰明才智；比如食法方面，介紹了酒蟹的製作，糟蟹的防沙，洗手蟹的即食，讀《東京夢華錄》等便有此等名目，尤其是“洗手蟹”，它是一種什麼食品呢？若不是傅肱的介紹說明，真是難以猜度。比如掌故方面，其“貪化”條說：

仁宗朝有大臣趙氏者名某，雖於國功高，然其性貪墨……一日，因錫筵。上召伶官，使諭己意。伶者乃變易爲十五郎，姓旁，因命釣者。俄一人持竿而至，遂於盤中引一蟹。十五郎見而驚曰：“好手脚長！我欲烹汝，又念汝是同姓。且釋汝。”翌日，趙果出鎮近輔。

援蟹爲喻，說大臣趙某“好手脚長”，隱射其“貪墨”，說要“烹汝”，顧念“同姓”，“且釋汝”，轉了一個彎子傳達了仁宗皇帝趙禎的旨意，旁敲側擊，機智詼諧，精彩極了。尤其要指出的是，它以活劇形式出現，有策劃人，有表演者，有舞臺，有觀眾，更有一個絕妙的故事，可視爲中國戲曲發展史上雛

形期的一個範例。

紀賦詠最短，僅 300 字上下，抄錄了唐代詩人皮日休和陸龜蒙一贈一答的兩首詠蟹詩，提及或摘引了皮、陸、杜（甫）、白（居易）的詩賦句和文名，顯得偏枯，使人有行色匆匆的感覺。

通觀《蟹譜》還存在着某些失判或失當的地方，例如總論裏說蟛蜞“毒不可食”，例如上篇“蟹類”條列入了不屬於蟹類的“蟹”，“蛉腹”條列入了“螟蛉”，又如下篇“螺化”條將信將疑地敘述了“蟹化為蟬”，顯然受到了傳統的影響和時代的局限。

傅肱對螃蟹傾注了熱情，推原歷史，排比現狀，縱橫開掘，匯合信息，使《蟹譜》成了開山之作，其影響是深遠的，不僅之後的兩部半譜錄都受到了它的引領，不僅整個《蟹譜》為歷代好多叢書收錄、為魯迅從頭到尾抄錄，而且其零星的影響也隨處可見：明·吳承恩《西遊記》中孫大聖變做螃蟹闖進龍宮，被拿下後稱說我官授“橫行介士”，這“橫行介士”就出於《蟹譜》；明·李時珍《本草綱目·蟹·釋名》，把“螃蟹”的初名權給了《蟹譜》，此雖不實，可是不能否認的是《蟹譜》張揚了“螃蟹”之名；今人沈嘉瑞、劉瑞玉著《我國的蝦蟹》引《蟹譜·總論》“捨陂港而之江海”等語用以說明河



蟹的洄游已爲古人所知；今人食蟹都知“不可與柿子同食”，而此語即出自《蟹譜》……凡此種種，都說明它已點點滴滴地融入了人們的文化生活裏。

高似孫《蟹略》

高似孫（1158—1231），字續古，號疎寮，鄞縣（今浙江寧波市鄞州區）人^⑤，淳熙年間進士，歷任會稽縣主簿、徽州通判、著作佐郎、處州知州等，博雅好古，詞章敏瞻，一生著作甚多，流傳至今的有《疎寮小集》《郊錄》《史略》《子略》《緯略》《騷略》《蟹略》《硯箋》等，宋·周密《癸辛雜識》裏稱他爲“一代名人”。

《蟹略》約2萬字，共4卷：卷一爲郭索傳、蟹原、蟹象；卷二爲蟹鄉、蟹具、蟹品、蟹占；卷三爲蟹貢、蟹饌、蟹牒；卷四爲蟹雅、蟹志 賦詠。除郭索傳外爲十二門，每門之下分條記載，多取蟹字爲條目名稱，係以典籍語錄和詩人詩句。這是宋代距傅肱《蟹譜》100多年後又一部螃蟹譜錄，它篇幅更多，分條更細，材料更爲豐富，涉及面更爲廣闊，爲中國螃蟹文化史上的力作。《蟹略》有三個主要特點：

首先，體例比較合理。就宏觀而言，十二門是綱，由原而象而鄉而具而品……不僅提綱挈領，概括了方方面面，而且排列有序，順次展開，合計統領了 133 個條目（不包括蟹志和賦詠），使其各就各位，整個體例綱舉目張，條分縷析，顯得脈絡井然。就微觀而言，例如卷一“蟹象”，即蟹的形狀和使人感知的現象，包括了匡箱、甲殼斗、膏、臍、二螯、爪、目等 21 個條目，完整而系統，細微而具體，縝密到了接近科學的地步；又如卷二“蟹品”，即蟹的衆多流品，包括了洛蟹、吳蟹、越蟹、楚蟹、淮蟹、江蟹、湖蟹、溪蟹、潭蟹、渚蟹、泖蟹等 28 個條目，按產地、水域、季節、大小等劃分子目，把形形色色的螃蟹品類，逐一道來，並且按部就班，使人理絲有緒。博物類的譜錄，容易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毛病，傅肱《蟹譜》就有此弊端，相對講，《蟹略》高出一籌，即使把《蟹略》放到整個譜錄裏，其體例的嚴整性和邏輯性也是出類拔萃的。

不過仍需指出，它的條目有的過細，例如蟹穴與蟹窟，蟹簾與蟹簷，遺蟹與送蟹，烹蟹與煮蟹等，把實質相同而僅因用字差異而分列條目，顯得煩瑣；有的重復，例如“蟹品”門中的江蟹與水中蟹和“蟹牒”門中的江蟹與水蟹，前後兩用

(其實“蟹牒”中的江蟹，從所引詩文看是可以更名為“瓊蛄”或“蟹奴”的)，失於粗疏；有的欠當，例如“蟹牒”門中把海蟹、缸蟹、母蟹之類都列為子目，有違常理；凡此種種，說明還有斟酌不足的地方。

其次，材料比較豐富。《蟹略》廣搜博引，徵古述今，包括經史子集，包括詩歌、小說、地志、醫書、字典、雜著，經統計，共引錄（提及）了83種典籍的語錄，76位詩人的詩作，不能說搜羅殆盡，也可說大體觀止，使它成了一次對宋前中國蟹文化的集中檢閱。從浩瀚的書海中掏挖出來的材料，經過梳理，分置於各個條目之中，各得其所。因此，《蟹略》的許多條目使人讀來也有厚實之感，例如“匡箱”條：

《禮記》曰：“蠶則績而蟹有匡。”祖冲之《述異記》曰：“出海口北行六十里，至騰嶼之南溪，有淡水，清澈照底，有蟹焉，筐大如笠，腳長三尺。”皮日休《蟹》詩：“紺甲青匡染落衣，島夷初寄北人時。”錢起詩：“漫把樽中物，無人啄蟹匡。”張文潛詩：“匡實黃金重，螯肥白玉香。”齊唐



詩：“歲貴波熬素，時珍蟹有箱。”箱即匡也。

《禮記》最早把蟹的背殼稱“匡”，之後沿用，所舉一個南朝宋齊間筆記小說語錄，兩個唐人詩句，兩個宋人詩句，相當豐贍。

高似孫銳意搜集，采摭繁富，使他的《蟹略》獲得了一個保存古籍的意外效果。例如《事始》，今有《說郛》本，《類說》亦有引錄，可是未見其中“世傳漢醢彭越賜諸侯，英布不忍視之，覆江中化此，故曰彭越”的故事，就因《蟹略》“蟛蜞”條的采用而存留了下來。例如《三國典略》，宋已闕卷，後被《說郛》收錄，却未見“齊王禁取蟹蛤之類，惟許捕魚”的史述，就因《蟹略》“禁蟹 取蟹”條的采用而存留了下來。《蟹略》采詩特別衆多，涉及唐宋詩人 76 位，詩篇 306 首（句），僅見於此的包括劉攽、曾幾等的逸詩達 26 首，包括晏殊、汪藻等的逸句達 114 個。它獨具的文獻價值，早先就被厲鶚和錢鍾書注意，在《宋詩紀事》及其《補正》中搜輯頗多，到了傅璇琮等主編《全宋詩》時更全面采錄，其中金嘉謨僅因《蟹略》采用的一首逸詩，其中邵迎、張佑、陳璣僅因《蟹略》采用了一個逸



句，而使他們各自在今本《全宋詩》中占了一席位置（順便說一句，像趙善潼、陳祐等詩人仍為《全宋詩》所遺漏，像齊唐、章甫等的逸句仍為《全宋詩》所失收）。

《四庫全書·蟹略·提要》說“草泥行郭索，雲木叫鉤輶”本是林逋的詩句，《蟹略》却誤以為是杜甫的詩句，“殊為失於詳核”。例子還有，比如崔駟《七依》“酢以越裳之梅”句誤以為是枚乘《七發》句，蘇東坡《老饕賦》“蟹微生而帶糟”句誤以為是黃庭堅《賦》句，畢卓“左手持蟹螯，右手持酒盃”誤以為郭澄之也說過而重複引錄等。又有誤讀的，例如黃庭堅《寄老庵賦》中本指茅屋籬笆的“緯竹”誤讀為陸龜蒙《蟹志》中捕蟹的“緯蕭”，例如謝景初《粵俗》詩中的“粵俗嗜海物”誤讀為“越俗嗜海物”並列入“越蟹”條等。此外還有詩篇被破句引錄的現象。此類“疎舛”計一二十處，治學是不够嚴謹的。

最後，作者比較張揚。推測起來，高似孫一愛吃螃蟹，二愛作詩文，三少有俊聲，後又被視為時彥，因而頗自負，也就在《蟹略》裏顯示了張揚的性格。統觀《蟹略》，作者塞進了不少自己的作品，卷首的《郭索傳》，卷四的《松江蟹舍賦》，卷一、

卷二、卷三裏的 51 個詠蟹句，卷三、卷四裏的 16 首詠蟹詩，可以說一籊筐。不祇如此，他唯恐讀者不識貨，在“健蟹”條裏還對自己的詩作自評自議、自稱自贊：引黃庭堅詩用的形容詞是“強”，陸放翁詩用的是“壯”，自己則用“健”、用“遒”、用“豪”、用“逸”、用“遨”，說一個比一個形容得好，一個比一個形容得準，以此說明自己詩句煉字的脫俗、求新和精當、傳神。反過來說，因其張揚，使人通過他的作品了解了他對蟹的識見、情志和當時的蟹事蟹況：比如“菊才重九破，蟹却十分遨”“不是桂菊蟹，如何能好秋”，反映了蟹的成熟時節和人們對它的看重；比如 16 首詠蟹詩中竟有 13 首是答謝友人送蟹的，反映了當時文人間以螃蟹當作禮物的普遍；比如《松江蟹舍賦》的一段：

方洞庭兮始霜，熟萬稼兮豐腴。執一穗兮朝魁，目洪溟兮爭趨。工緯蕭兮承流，截麝沸兮防逋。燎以乾葦，檻以青筠。喧動涼蓴，驚飛宿鳧。其多也如涿野之兵，其聚也如太原之俘。蟹事卓犖，八荒所無。

把太湖與松江一帶，捕蟹的季節、方法和情景抒寫

了出來，具體而又壯觀，逼真而又恢宏，氣象渾厚，神韻飛動，使人如歷其境。

由《蟹略》得知，高似孫當是中國文學史上詠蟹最多的一人。不過求實地說，大都平平，其《郭索傳》怪澀，其《松江蟹舍賦》雖有真切和動人之處，整篇却顯隱僻，詩歌的佳篇警句也很少。不管說好說差，他的張揚構成了《蟹略》的一大特色，添進了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使它和類書區別了開來。

《四庫全書·蟹略·提要》說：“特其采摭繁富，究爲博雅，遺篇佚句，所載尤多”，評價比較客觀；至於結論：“視傅《譜》終爲勝之”，恐怕並不公允。不說傅肱《蟹譜》引領了高似孫《蟹略》，傅肱《蟹譜》所及的舊籍和自記多半爲高似孫《蟹略》采納（對此高似孫《蟹略》一概隱去），就兩者比較而言，傅肱《蟹譜》對蟹況的考察和研究是高似孫《蟹略》所不及的，高似孫《蟹略》體例周密、材料豐富、文學開掘又是傅肱《蟹譜》所不及的，故而結論當是：各有所長，前後輝映。

錢倉水

二〇〇九年秋於淮師寓所

注

- ①據《千頃堂書目》卷九：明·丁雄飛撰《蟹譜》；民國《杭州府志》卷八十八：清·項溶撰《蟹錄》等，皆佚。



- ②孫之騄（生卒年不詳），清代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，他在《蟹錄》卷一和卷三裏完整地抄進了《蟹譜》，並提及了《蟹略》。此書有清刻《晴川八識》本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1120冊據此影印。
- ③褚人穫（1625—1682），江蘇長洲（今蘇州）人，他在《續蟹譜》小序裏說：“予性嗜蟹，讀傅肱《蟹譜》，未免朵頤”，於是補其未備。《續蟹譜》共輯錄舊籍40餘條，而且大多已爲之前的類書《淵鑒類函》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等所收錄，故祇能算半部。此譜見存於《昭代叢書》等。
- ④據光緒六年刻本《崑新兩縣續修合志》卷五載，傅肱於熙甯六年（1073年）所作《水利議》：決松江之千墩、金城諸匯，開無錫之五瀉堰，以洩太湖而入於江北，導海鹽之蘆溼浦以分吳松而入於海，於崑山、常熟二縣深闊諸浦，遇東南風則水北下於揚子江，遇西北風則水南下於吳松江，庶可紓患。
- ⑤宋·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和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均稱其爲四明人。清·厲鶚《宋詩紀事》和清光緒《餘姚縣志》均稱其爲餘姚人。高似孫在《郊錄》序言裏自稱鄞人，鄞縣因鄞山而名，故址在今浙江寧波市鄞州區。清康熙《鄞縣志》即稱其爲鄞縣人。